

奇思異想
譏誚隨性

《玫瑰之名》中有一句話：

“熱愛人類的使者所執行的使命，就是讓人們對真理大笑，或者讓真理自己發笑。唯一的真理就是學會解脫對於真理無理智的狂愛。”

這本書以補註的形式，對以上觀點作了精準的詮釋。



據几曾看

作者：葛亮，小說家，學者。
著有《北鸞》《朱雀》《七聲》《戲年》《謎鴉》《浣熊》等。

若干年前的一個颱風天，我被困在香港機場。百無聊賴，開始刷朋友圈。凌晨三點，萬籟俱寂。除了一兩個夜貓子，就着紅酒拍攝傷心夜色，並無其他好景。這時，忽然刷到一座教堂。黑黢黢的牆體上覆蓋繁茂的常春藤，還有明亮天空中的流雲。標題是，敬艾柯。這是一個記者朋友。我於是留言：艾伯巴赫修道院？她回了一個笑臉，對啊，玫瑰之名。現在陽光好極了。

沒錯，這是電影《玫瑰之名》（Der Name der Rose，1986）的取景地。以後提及艾柯（Umberto Eco），我總是想到這一幕。他的小說，似乎天然與時間差相關。白天與黑夜，互相不了解。在書中，並沒有陽光，只有動機離奇的謀殺案。《玫瑰之名》的調性，是陰冷的。關於對知識的敬畏、保護與毀壞。同時也懼怕人性本身。

直示難堪社會現實

正是這個陰冷的對毒藥鍾情的符號學家，在完成了陰森費解的偵探小說後，又出版了《帶着鮭魚去旅行》，你會懷疑這個艾柯存在的合理性。這簡直是一本日常吐槽大全啊。一個輕鬆、不羈、又斤斤計較的怪老頭，一個人的吐槽大會。當然了，一切吐槽的開端，源於自己的名字。或許就是為了顛覆那個面目嚴肅的艾柯吧。「從小，人家就老用兩件事嘲笑我——我統共也就這個兩個把柄——第一，『你真是個人云亦云的人呀』；第二，『你不是山裏的囉囉喂嗎』」這篇叫《生命不可承受之俗》的文章，展示了令人難堪而無奈的事實，只是因為艾柯的名字（Eco）有「回聲」之意。他收集了「幾乎包括了所有印歐語系語言」對自己的書評標題，無外乎「艾柯的回音」、「回音的回音」甚至「回音的回音的回音」。

艾柯認為，將顯而易見的事，當作來自上天的靈感，是因普通人執著於所謂「觀念」，無論這個觀念多麼微不足道。別的不說，有姓名的評估，令我感同身受。多數陌生人聽到我的名字，立即心領神會地說：「啊，缺了一個『朱』啊，你為什麼不姓『朱』呢。這樣你就可以叫『諸葛亮』了。」這其中的邏輯漏洞，其實不言自明。但是看着對方興奮的表情，我實在不忍掃興。其中一些還是長輩，當他們聽說了家母的確姓「朱」，便露出了恍然大悟得逞的微笑，彷彿一切順理成章。我的人生被恰好處地規劃了，而他們不過是舉重若輕的先知。

所以，在這本書裏艾柯化身日常達人，



►埃伯巴赫修道院始建於1136年，是典型的中世紀建築，電影《玫瑰之名》在此取景



▲電影《玫瑰之名》（1986年）劇照

幽默消解嚴肅內核

艾柯是個善於講道理的人。好在口氣四兩撥千斤，譏誚隨性。你並不感受到其中強烈的憤世嫉俗的意味。他的幽默多少消解了話題的沉重。《玫瑰之名》中有一句話：「熱愛人類的使者所執行的使命，就是讓人們對真理大笑，或者讓真理自己發笑。唯一的真理就是學會解脫對於真理無理智的狂愛。」這本書以補註的形式，對以上觀點作了精準的詮釋。

對於日常場景，他有着令人會心的判斷和概括。比如在《出租司機機相處須知》裏，有這樣一段話：

在意大利，出租司機通常分為三大類：全程大放厥詞型；通過沉默駕駛宣告憤世嫉俗立場型；不斷描述其碰到的這個或那個乘客以純粹敘述進行自我減壓的那種類型。

基本上，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更重要的是，一般遇到的往往是第一種類型。相較艾柯所描述的各個種族司機的奇葩行徑，我覺得自己算是十分幸運。我在柏林遇到過一個出租司機，他告訴我，開出租車只是為了消遣，他擁有哲學博士學位，卻厭倦一成不變的生活。所以他談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可以從胡塞爾一直聊到孔聖人。但這不代表他不接地气，他向我推介了幾家餐廳，都很經得起考驗。尼斯的司機，循環地談論馬克龍太太出席不同場合的衣服款式和顏色，但對總統本身，則沒有任何議論，打開音響播放威爾第以表明自己沉默的立場。我遇到米蘭的女司機，花了很大力氣將首都羅馬人貶低得一無是處。她給我看她弟媳的照片，說真不可想像這個「土肥圓」怎樣俘獲了弟弟的心。這個場景，讓我想起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名的「京海之爭」，確是不共戴天。其實我很喜歡北京的司機，因為坐一趟出租車，基本等於參加了十個本地朋友齊聚的飯局。大到國事，小到天氣，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最有效地對我進行知識更新。

這本書裏，還有一篇《面善》。實在是讓人心有戚戚。說的是你在大街上遇到很面善的人應該如何處理。因為你既想不起他的名字，也不記得在哪裏和他見過面。「但是，那張臉實在是太熟悉了，熟到我覺得不停下來跟他打個招呼就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事實上，敦養良好的我們，通常不至於不知所措，而企圖為自己的失憶圓個謊。此刻，我們每個人都成了推理高手和算命大師，希望從蛛絲馬跡中和對方重拾舊好，而又不至於被看出破綻。如艾柯所展示的心理活動：「要不先發制人？叫他一聲，招招手，然後從寒暄中努力尋找出線索，最後斷定他是何方神聖？」但這篇文章的有趣之處在於神轉折。這個面善的人，其實並不

是你的故交和親朋。他只是一個從未和你有人生交集的電影明星。「難怪我們會如此熟悉他們的音容笑貌，有時候，熟悉的程度簡直超過了我們的親戚。」因此你平白無故地想和他打招呼，艾柯寫了自己的懸崖勒馬。「我克服了自己的熱情，與他冷淡地擦肩而過，把眼光投向無限的虛空。」但這個轉折，多半在中國是不成立的。哪裏有這樣平易近人、沒有助理和保鏢，可以讓人隨意近身的明星呢。

令人檢視日常生活

艾柯的另一些文章，則有警示之功。讓我們檢視自己貌似正常的生活。比如他寫到自己一段很「拉風」的經歷，去挪威的斯瓦爾巴群島研究邦加民族。他很驚異的一點是當地人的語言藝術。他們似乎完全不懂得什麼叫做話裏有話，或者綿裏藏針。他們在任何的對話和行為中，都如同發表人權宣言，要求開門見山，振聾發聵。比如，在開始交談時，他們會宣布，「我開始說話了。」比如請客吃飯，他們帶你就座會隆重地介紹：「這是桌子，這是椅子。」「現在介紹女僕，她會問你要吃什麼，然後你告訴她你要吃什麼，然後她會端給你。」換言之，邦加人的鉅細靡遺充分說明，他們似乎不太清楚約定俗成或順理成章的意義。甚至在他們在電視裏播放嚴肅的政治清談節目，忽然紳士派頭的嘉賓頭一偏，說：「我們來段廣告吧。現在對着我們的攝像機是某某型號的。」艾柯認為邦加人之所以將不用言傳的事情如此誇張地展示，在於他們「愛表演」。但是，我卻覺得，這種方式之所以被接受，恰恰構成了一種堅固的社會契約。這個契約的核心是互信機制。因為只有說出來，眉清目楚，才是對聽者負責任的行為。而我們平時太相信所謂心領神會之說。邦加人的生活方式，無形間將可能帶來傷害和隱患的人際灰色地帶，杜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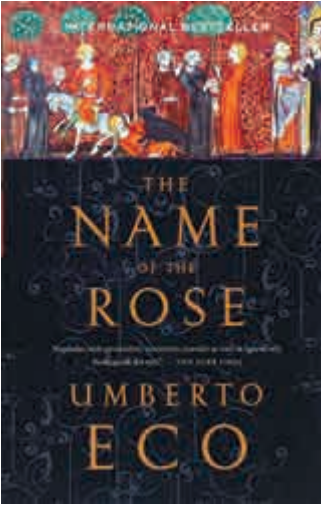
此外，艾柯也向我們介紹了一些生活的技巧，比如《廢物大全》，藉一次飛行經歷上接觸的航空導購讀物，吐槽了一批華而不實、巧立名目的所謂新產品，比如「無敵防呼嚕表」、「十全十美功能毯」、「調味料自動選擇器」、「神奇萬用記事本」，無不是在邏輯上左右互搏、化簡為繁的物件。這一篇很值得我國崇尚「斷捨離」但同時沉迷某寶購物的朋友讀一讀。另外，還有一篇《色情電影真諦》，得承認，艾柯在這一篇委婉地開了黃腔。但一個帶着學究氣的「老司機」，還是蠻可愛的。他最終為情色藝術片和色情片，設定了鑒別的壁壘：如果角色從A點到B點花費的時間超出你願意接受的程度，那麼你看的那部電影就是一部色情片。

最後想表揚一下這本書的譯者。很好地傳達了艾柯的幽默，又實現了入鄉隨俗的發揮。比如標題《可找到組織了！》。又比如談及標點符號的濫用，非常機靈地引用了李白、魯迅和顧城的作品。至於在講到一些看起來很科學，但有着拾人牙慧實質的尷尬藥品名稱，將某個意大利藥品翻譯為「瀉停封」，便是很讓人捧腹的惡趣味了。

（本文原題為：人生何處不牢騷；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艾柯著，爰俏、馬淑艷譯《帶着鮭魚去旅行》中文譯本（中信出版社，2015年）



▲艾柯著《玫瑰之名》英文譯本（Mariner Books，2014年）



▲艾柯著《帶着鮭魚去旅行》意大利文原版（Fabbri，1992年）



▲中世紀學家、作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埃伯巴赫修道院周圍綠樹環繞，葡萄園連綿起伏

